【擘劃千期系列2】筆耕逾甲子系列1－緊扣社會脈動

《淡江時報》即將邁入1000期里程碑，在此前夕，本報特別製作系列專題回顧本報作為一個經營63年的校園媒體，自《英專週報》至《淡江時報》期間，隨著社會脈動，透過一則一則的新聞報導、評論、投稿，紀錄許多淡江人參與民歌運動、野百合運動、六四天安門運動等珍貴歷史畫面與軌跡。

文字／陳品婕、蔡晉宇整理

照片／蔡晉宇、閩家瑋翻拍自淡江週刊、淡江時報、本報資料照

校園民歌運動－在淡江發聲

《淡江週刊》記載

民歌「淡江事件」

李雙澤：「我從菲律賓到臺灣、美國、西班牙，全世界年輕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，唱的都是英文歌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？」

校園民歌的發源要追溯到1976年12月3日，本校已故數學系校友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「西洋民謠演唱會」上以「唱自己的歌」號召鼓吹年輕人傳承民歌樂曲。他手拿可口可樂、背著吉他高呼「我們的歌在哪裡？」並一連演唱「補破網」、「恆春之歌」、「雨夜花」、「望春風」及「國父紀念歌」等國臺語歌謠，史稱「淡江事件」。此事一出引起各界關注，造成「中國現代民歌論戰」，《淡江週刊》662、663期（1976年12月13日、12月20日）連續記載當時多面向、熱烈的討論與迴響。

其中《淡江週刊》662期頭版「七日談社論」以〈唱我們自己的歌！〉為標題文末說到：「我們要唱自己的歌，就要唱我們自己的歌！……如果我們缺少歌唱，那我們更要抒放我們的創造力，我們自己來寫歌詞，自己來作曲！」

珍藏校園民歌先驅李雙澤投稿：

〈歌從哪　來？〉

李雙澤本人更在《淡江週刊》662期發表〈歌從哪　來？〉，該文寫於1976年11月30日，「淡江事件」發生前。文中提到「六十三年春，胡德夫要辦一個民謠演唱會，從六十二年底，我們就要一起努力著要做自己的歌，要唱自己的歌。」他明白被吹拂於西風下的人民是很難被改變的，但他仍然堅持著，他認為：「我們這一代無法唱出自己的語言的歌，多麼可恥的事……」文中提到「楊弦帶來了余光中的詩，要求在胡德夫民謠演唱會中發表，他在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的咖啡座上，做了第一次非正式的介紹：『給我一瓢長江水呀長江水……』又是一位有勇氣的人。楊弦敢把那不能

唱的詩唱了起來，又可以不理會台下有人在罵……」亦反映當時即使民歌不被大眾普遍接受，他們仍努力唱著。文末提到：「我們曾經努力地走過一條『錯』的路。」彷彿是為「淡江事件」做了預告。

李雙澤的好友、中文系榮譽教授李元貞也在當時發表〈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歌〉一文中，談及對淡江民謠演唱會的感想：「大學生不但沒有自己的歌，不唱自己的歌，而且不喜歡聽自己的歌，甚至根本不覺有此需要。這種情形真使人不寒而慄！」

呈現校園民歌「淡江事件」多元聲音

這場事件引起許多迴響，在《淡江週刊》663期（1976年12月20日）的「民謠演唱會的挑戰與反應」版面刊載來自各方的聲音。

其中，以〈為什麼不唱？為什麼不唱！〉為標題的作者呂欽文回應：「那天晚上他卻以幾首中國民歌震撼了一千多個心靈，也刺痛了一千多個成長在『西風下』而尚保有著那麼一些血性的年輕人的心。」他表示：「我們不妨從小地方做起，讓我們作自己的歌，唱自己的歌。」，對於李雙澤的行為給予認同和支持。不過，以〈我愛陶曉清〉為標題的作者博聞說到：「會唱熱門歌曲的中國人在臺灣到底比較吃得開，再者咱們大學生都會唱西洋歌曲，誰還會去唱中國民謠？」

在正反論戰之餘，也有聲音這場民謠演場會背後的意義，以〈為什麼？〉為標題的作者葳葳指出：「當李校友唱出『補破網』時竟聽到有人說：『啊！怎麼這麼菜，我們不要聽這麼沒水準的歌？』什麼叫有水準的歌？難道民謠真的是沒水準嗎？」文末總結：「試問我們要做永遠迷失的一代，還是要做奮起的一代？」

《淡江週刊》665期，李雙澤好友、民歌手楊祖珺在〈中國人唱外國歌的心情〉文中指出：「我們不妨自忖：『我可曾貢獻出一滴點的心力出來，讓中國人有現代的中國民謠呢？』古老中國民謠的旋律確實迷人；但一昧沉醉於美好的回憶中，我們不嫌自己太不負責任了嗎？」文末她期許不久後能聽到我們自己的歌，希望批評中國人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的人們，一起為自己的歌努力。

《再見李雙澤》紀錄片

引用《淡江週刊》報導

《淡江週刊》記錄這場影響世代的民歌事件，也將校友李雙澤的精神保存在歷史中，更在野火樂集唱片公司出版的《再見李雙澤》紀錄片中被引用、翻拍，見證了這場在淡江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，也替李雙澤傳唱他的民歌精神。

立碑紀念李雙澤

本校在李雙澤逝世30週年紀念活動為李雙澤立碑，碑文為「唱自己的歌，在這裡發聲」，碑的造型為一把屹立的吉他及音符，「代表了淡江提倡創意、自由的精神。」校長張家宜於揭碑儀式時表示，未來牧羊草坪將成為校園中學生休憩的場地。在「30年

後再見李雙澤演唱會」，則由陶曉清與馬世芳聯手主持，來賓胡德夫、楊弦、雷光夏與張懸等音樂人等高唱自己的歌，傳唱著校園民歌的精神。

《淡江時報》689期為此製作專題報導，「淡江事件」的過程及李雙澤後續的作為，介紹李雙澤的第一首作品「我知道」完成於1976年12月。隨後，李雙澤即出國旅遊近半年，1977年初夏回國後，投身民歌創作的工作，陸續創作「老鼓手」、「紅毛城」、「美麗島」、「少年中國」等9首歌曲。李雙澤和他身旁朋友們，把其在淡江後山的住處稱為「動物園」。這裡是當年本校師生（王津平、朱天文、楊祖珺、李元貞、曾憲政等）及其他文藝青年們（蔣勳、楊弦、胡德夫、李昂、梁景峰等）最喜歡聚集的地方，在那裡清談人生，從事音樂、文學和繪畫等創作。在當時李雙澤等人影響下，本校也逐漸形成關懷鄉土文學運動的風氣。

民歌發源地　歌手創作故鄉

在淡江這塊民歌發源地，創作風氣鼎盛，出了無數音樂人，如唱紅「龍的傳人」的民歌手李建復、音樂人林生祥、音樂人鍾成虎、五月天吉他手石頭、旺福樂團主唱兼吉他手姚浚民、糯米糰樂團吉他手兼主唱馬念先、星光幫歌手周定緯等；淡江「金韶獎」更在此創作風氣旺盛的環境中孕育而生，造就「河岸留言」創辦人林正如，以及雷光夏、盧廣仲等音樂人開始發光。

盧廣仲曾在《淡江時報》721期專訪中提到：「淡江是我很大的創作靈感來源，『早安晨之美』描寫我每天在學校附近早餐店吃早餐的心情。大學生常睡過頭，但其實早餐是很重要的精神來源，也是我一天搖滾的開始。」 林生祥曾在《淡江時報》757期中提到：「好山好水能激發創作，當你看著淡水的晨昏，享受它的美與特殊，靈感便會源源不絕地湧現。而淡江最特別的，就是會促使音樂人聚在一塊兒。」

民歌・李雙澤・淡江時報

民國65年《淡江週刊》662期，一篇關於李雙澤「淡江事件」的報導，到現在民國105年《淡江時報》998期，第28屆金韶獎的相關新聞，這個校園媒體，仍持續關注著民歌在淡江校園之中泛起的點點滴滴，為所有的淡江人紀錄著這校園生活中值得回憶的珍貴一頁。

從李雙澤開始，淡江的音樂創作人才一直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：楊祖珺、李建復、林正如、張永智、雷光夏、徐清原、鍾成虎、林生祥、盧廣仲等，有的人仍在音樂創作的領域悠游、有的人執起教鞭培育下一個優秀的創作者、有的人跨足其他領域，有不錯的發展。除了他們之外，有些金韶獎的得獎者，也在其他領域有著傑出的表現：陳玉勳（第一、二屆創作組第二名），曾以「熱帶魚」、「愛情來了」拿下金馬獎；張國瑞（第四屆獨唱組第二名），發明中文盲用電腦造福了視障同胞，這些人在淡江時報的資料庫裡，留下無法抹滅的紀錄。

民國70到90年代唸過淡江的人都知道，自強館閉館後，常會有些想磨膽子的人，抱著一把吉他在館外自彈自唱，聽眾自然是館裡的住宿女生。從叫罵聲、掌聲、到一群人趴在窗邊忘我聆聽的鴉雀無聲，你可以從窗裡人的反應發現這個人受不受歡迎。麗澤廳二樓，除了琴房中飄出的樂音，你也可以聽到有些金韶獎的參賽者正努力練習，只為在比賽中爭取好成績。《淡江時報》保留了這些有趣的回憶，讓看到相關報導的淡江人在腦海中浮現那段時光，臉上露出一抹會心的微笑。

民歌對淡江的影響是深遠的，幾乎完全融入校園生活裡，不管是上述的情況，還是造成學生排隊瘋狂搶票的「忘春瘋」演唱會，吉他社每年都會舉辦的「金韶獎」、「戶外民歌活動」，都是淡江學生的美好回憶；淡江教職員也不遑多讓，女聯會合唱團在重要活動中的民歌演出且103年6月9日「人、樹、珍重－一場人與樹的對話」活動中眾多師長的引吭高唱民歌，這些活動，《淡江時報》都不曾缺席。

淡江自創校以來，即以校風自由開放著稱，讓就學的莘莘學子，涵沐出一股獨具特色的自我體認與判斷。正因如此，當時在時下年輕人都喝著可樂，唱著西洋流行音樂的同時，有個李雙澤跳出來大聲提問，為什麼我們不能唱自己的歌，不因當下社會的流行而忘記獨立思考這件事。淡江持續培育出不少優秀的音樂人，他們創作出許多打動人心的音樂：或為流行歌曲，或為母語歌謠，或為心靈甘泉，多元的音樂呈現,與淡江校園風氣的開放自由不謀而合。淡江的校園媒體亦然，自《英專週報》、《淡江週報》、《淡江週刊》到《淡江時報》以降，在校園生活的遞嬗中，也始終守著本分，扮演著充分紀錄的報導者角色，至於內容的評斷，相信就存在每個淡江人心中。

李雙澤在淡江唱自己的歌。《淡江時報》在淡江，持續參與並紀錄淡江校園的一切。

政治實踐－野百合學運

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的「野百合學運」是近代臺灣發生的大規模學生行動，主軸為要求執政黨改革、推動民主化。該次運動中，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全國各地大專校院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（今自由廣場），他們提出「解散國民大會」、「廢除臨時條款」、「召開國是會議」，以及「政經改革時間表」等4大訴求。總統李登輝接見學運代表，在不久後召開「國是會議」，1991年廢除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，結束「萬年國會」的運作。這一場動員能量強大的學生抗議行動，影響著臺灣民主政治發展，強化部分大專校院師生民主意識，進而衍生出大學自主、教授治校、學生自治等主張。

本校作為參與「野百合學運」的重要大學之一，在歷時6天的靜坐抗議中，許多同學投入其中，《淡江時報》37期報導〈學生靜坐活動結束後，淡江師生座談會討論此舉得失〉，校內外學者分析學運中同學們提出的4大訴求，基本上肯定學生立場中立並和平退場，也做出檢討，例如：同學們需對憲政知識有更多瞭解等，並探討部分傳播

媒體在這事件中醜化學生，未盡到媒體多角度報導之責。

在《淡江時報》38期中，報導〈晉見總統記〉（如下圖），由學運時晉見總統李登輝的同學之一鍾炳耀，以第一人稱描述出當時景況，李總統一一和學運代表握手問好，同學亦報告自己代表的學校、系級、姓名。在總統簡單說明後，代表們提出4大訴求，報導更描述李總統在過程中有兩次表情激動的細節。文末更建議同學應多充實自己再參與民主，不能只是憑著當時的直覺、衝勁，而是要長時間觀察、了解周遭社會等，學運才能更加成功。

聲援民主－六四天安門事件

1989年中國爆發「六四天安門」事件，本校作為參與臺灣民主化進程中的一份子，對於海峽對岸的民主化同樣投以高度關注，事件爆發後，由師生共同發起，為死難的參與學運人士舉行遊行與聲討大會。本報也記錄下這段歷史事件，在同年6月26日出版的《淡江週刊》1143期中，報導有〈抗議中共血腥暴行，本校師生遊行並舉行聲討大會〉新聞，其中詳細記錄下1200多位淡江師生從校園出發繞行淡水市區的過程，報導不侷限於特定立場，亦報導有同學對遊行的口號提出質疑等。

淡江時報社

27th 金韶獎
主辦單位
淡江吉他社
指導單位
課外活動輔導組
協辦單位
贊助廠商
淡江時報社

淡江時報社

淡江時報社

■李雙澤■

歌從那裏來？

編者按：李雙澤是個畫家、詩人、歌手，是個充滿人道精神，國家意識的淡江校友，遊學西班牙和美國，新近始歸，出國前曾與胡德夫等共同致力推動民歌風氣，獻唱於「幸運草」「哥倫比亞」等處，但他終極的企望是「我們寫自己的歌，唱自己的歌」。

一、前奏

回來見到了胡德夫。在國外從沒有機會進入這樣繁華的場所；桃木細雕桌椅，落地窗加厚紅地毯，紳士淑女，珠光寶氣；牛排滋滋作響，刀叉杯盤交錯；胡德夫在鋼琴後，鋼琴隨著旋轉豪舞……

看到了胡德夫，我想起了洪小喬，隨著又想起了楊光榮、楊祘和洛詩地監草樂隊，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？洪小喬她有見地，把民謠風的西洋歌曲帶給了電視觀衆，她在金曲獎節目推出前曾經失敗過，那時中山堂倒是余光熱門音樂演唱會的天下，洪小喬她有勇氣，那麼清清淡淡地，敢對希望聽到「熱」音樂的少年們唱「多娜，多娜」。

失敗而能起來的人是可敬的。那晚在中山堂洪小喬重地一敗；我替她拾著吉他，悄悄地從邊道走出群衆，靠著台上熱鬧的樂音的掩蔽。然而，過了不久；她成功了。

在金曲獎成功的聲中，我遇見了潮流合唱團的電風琴手——胡德夫。從六編客棧到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的路上，我們成了好朋友。

「我熱愛生命，我熱愛民謠。」胡德夫剛開始在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，為民謠風的西洋歌曲奮鬥時最為感人，他不用麥克風，豪邁朗爽地唱著，那時候朋友都喚他的山地名「育波一」。然而胡德夫最引人入勝的，還是他的泰耶山歌……

第一次聽楊光榮的合唱團是在台大：「南風又輕輕吹起，吹動著青草地……」楊光榮有耐心，他整理起民謠風的西洋歌曲，為這種音樂的田地下了養料。

二、我就是不行

六十三年春，胡德夫要辦一個民謠演唱會，從六十二年底，我們就一起努力著要做自己的歌，要唱自己的歌。

冬天的夜晚，洛詩地餐廳曲終客散，門外飄著細雨，這是一段好時光，可以供我們自己的演練。不知是誰唱起了楊三郎的「淡都夜雨」：「今夜又是風雨微微，異鄉的都市，路燈青青，照著水面，引我的悲意；青春男兒，不知自己，要朝那裡去？」接後清清的，確是眞實的心聲啊！可悲啊可恥，我們這一代怎麼唱不出自己語言的歌？

在希噓噓息聲中，胡德夫猛然撥出了一把琴音：「小魚兒呀，蕩啊蕩……」嗚嗚地，聲音還哽在喉頭。

「唱呀，肯波，大聲唱呀！」

「I just can't!」胡德夫頹然地把鋼琴合了起來。

是的，我們無能，我們這一代無法唱出自己語言的歌，多麼可恥的事，我們這一群人腦袋裡的音符詞彙眞貧瘠了！

三、有一瓢長江水流了起來

楊祘帶來了余光中的詩，要求在胡德夫民謠演唱會中發表，他在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的咖啡座上，作了第一次非正式的介紹：

「給我一瓢長江水呀長江水……」

又是一位有勇氣的人。楊祘敢把那不能唱的詩唱了起來，又可以不理會台下有人在罵：「幹你娘，長江水是國是扁，你知道個鳥！」

唱吧！是歌都可以唱，可是詩人們到那裡去了？世路艱困，他們都跑到上帝身邊去了？

四、上帝打了個電話

胡德夫演唱會在「哈列路亞」聲中徐徐下幕。

「上帝今天打了個電話給我，」詩人羅門在台下吆喝：「叫我來聽這場豪邁的音樂會。」麥克努力划呀，哈列路亞；送我們去那黃金國土呀，哈列路亞……。

五、他是誰？

我走在「黃金國土」的第一大都市裡，去仰望那彌高彌堅的格林威治村，我停在那群英會經樂散過的「民謠村」咖啡屋前，望著鮑勃，狄倫的褪了色的照片發呆——「鮑勃，狄倫，一九六〇年」。

「嗨！」我和迎面走來的少女搭起了論：

「妳知道鮑勃，狄倫這人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他是誰？」

啊！那麼妳可知道有個唱歌的叫鳥地，葛

「啊哈！我知道，我喜歡他，我父親喜歡他，我祖父也喜歡他；你瞧：這是你的國土啊，這是我的國土，從加利福尼亞州到那紐約島啊，從金威水域啊到那紅木林區啊，這片土地原就是屬我們的！」

六、嬰仔依依睏

記起了兒時母親的歌，我流著淚說：

「嬰仔依依睏，一眠大一寸，嬰仔依依惜，一眠大一尺；搖兒日落山，抱兒金金看，兒是我心肝，驚兒受風寒。」

題意是回家的時候了。

七、尾聲

走在仿春道上，迎面來了個阿[illegible]

「嗨，請問你知道有個人叫陳達的嗎？」

「知道，我喜歡他，我父親喜歡他，我祖父也喜歡他，你聽：想啊想啊起……」

日頭啊要出來伊個滿天紅，

枋寮過去是楓港啊，

希望阿就啊來疼惜啊，

疼惜阿哥我是作田人啊。

思啊想啊起啊……

貨船仔要過雲海天啊，

看著海水金閃閃

少年欲得要出外看好景啊

看見大魚吃小魚啊。」

我要把這種來西風給前水庭社的朋友們，並紀念第一次淡江民謠演唱會——那也是北區大專院校的第一次，更想告訴我們後面的人：我們曾經努力地走過一條「路」的路。

六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

淡江時報社

「香蕉」音樂會

：什麼是香蕉：

浙江時報社

淡江時報社

晉見總統記

鍾炳耀

對於自己能夠進入總統府晉見總統，我眞的覺得自己很榮辛，但另一方面，基於對國事的關心與求好心切，卻又覺身肩一股使命感，使我在一種嚴肅的心情之下，昂然而入。

晉見總統不只五十位同學

那天，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八點半鐘，在下了車進入總統府會客廳之前，憲兵上校警衛官，提醒我們對總統的尊重，同學們應解下額頭上的頭巾，但同學多不願意，也許大家認爲這是表達憤怒的方式—以外在行動來表現內心憤怒。後經瞿海源教授婉轉解釋，同學才將帶子改繫在手臂上，但絕食代表的兩位同學仍堅持不取下帶子，而原本只有五十個學生代表晉見總統，卻因對學生未存任何戒心，管制也不夠嚴格，所以份子之中參雜了醫生、護士，可能還有記者，所以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人進入總統府，誰都不知道！

起立鼓掌向國家元首致敬

踏進大廳第一步，立刻被高聳的建築及周遭的氣勢震懾住，隨即要求他們保證全程錄影，大家才依序坐好，這時，廣播中傳出，爲了尊敬國家元首，希望總統進入時，大家能起立鼓掌致敬，很自然地，大家都做到了，至於報上提起有些學生不願鼓掌，我不知道這是記者的任意揣測，抑或確是有少數這樣的同學。

同學代表提出四大要求

總統一一和同學們握手問好，同學也向總統報告自己所代表的學校及系級、姓名，之後，總統做了一番簡單的說明，接著由台大范雲同學代表全體發言，提出了四大訴求。在四十分鐘的過程中，總統曾有兩次表情激動，一是當范雲同學提到希望總統親臨廣場探問靜坐同學，但因會場部署未能如期做好，總統安全堪憂，在被問到總統安全有誰能保證時，一位同學不加思索地起立回答「可以，我負責。」立刻引起部份同學一陣掌聲，頓時，整個場面處於尷尬的情況。另一是關於解散國會，同學們提出德國能在短期之內改組的實例，總統激動的解釋，我們根據的是中華民國憲法，而德國根據的是他們自己的一套法律，體制並不相同，二者不能相提並論。

少數人的脫序表現形成爭議

至於在會中，有少數人直呼總統名字，依生活禮儀的規範及傳統的保守態度看來，這是十分不敬而且錯誤的行爲，這幾天學生的氣勢高漲，一則又惦念起廣場上的同學，心中頓時憤慨萬千，便化成外在的行爲，竟成爲爭議的話題。

我想說明一點，其實會中出現在學生身上的突發狀態，都是始料未及的，原本說好只讓范雲同學一人發言，或許因同學缺乏民主素養，民主習慣不夠，未能尊重原來的決議，所以導致了發言不舉手、或打斷總統談話的脫序情形發生，很多同學相繼提出的問題，都不包含在原來的訴求之中，而是出於其個人的意見，好幾次都場面弄得很僵硬；散會之後，我們一群人爲少數同學未能有好表現而內疚、憂心不知如何向廣場同學交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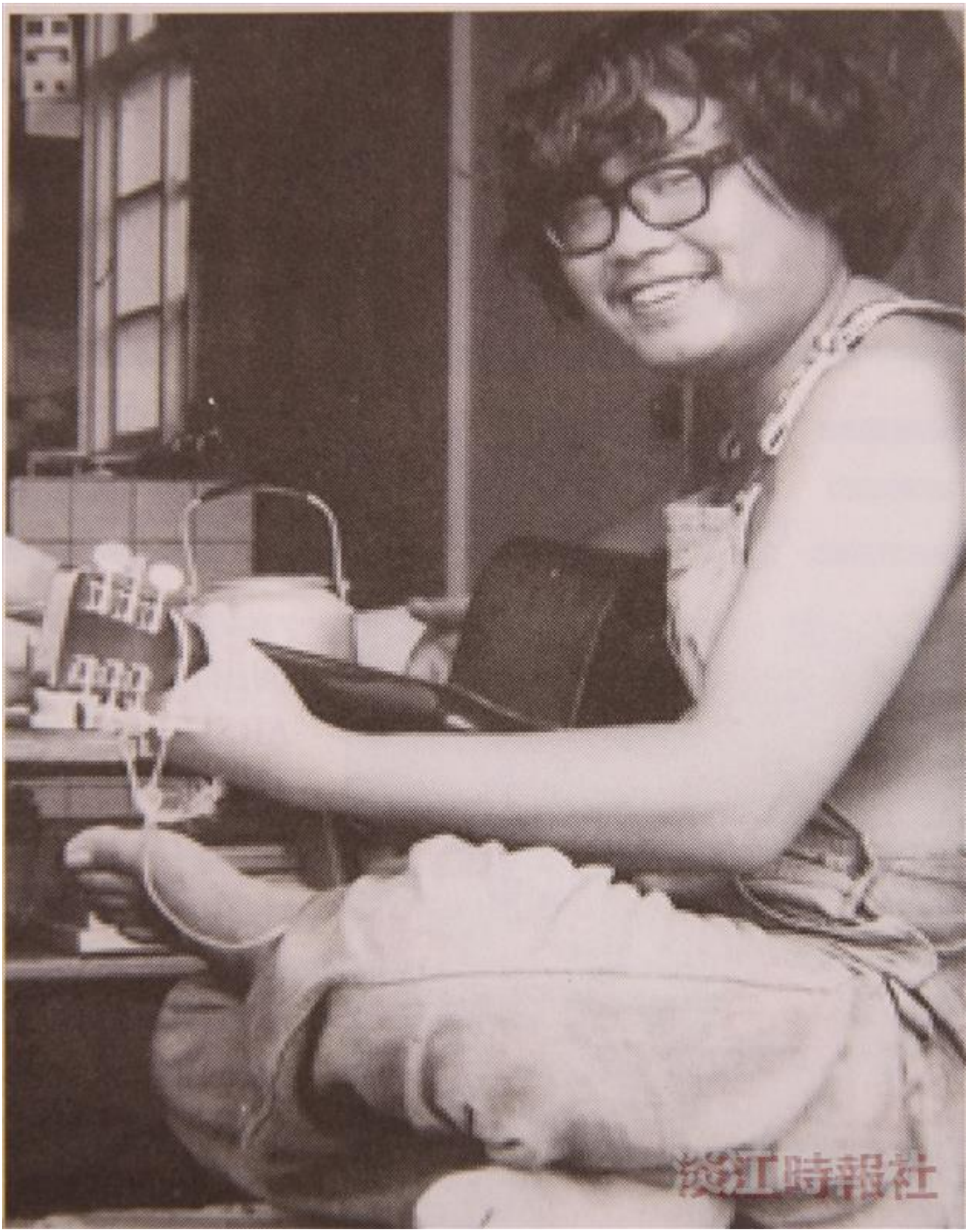
事後，我覺得這種心情十分矛盾，我們大家都反對獨裁，一言堂式的體制存在，也不希望李總統成爲獨裁的象徵；卻又冀望他有魄力去發佈憲法規定下所不應該做的一道命令下去，就能收立竿見影之效！但可以看得出來，李總統平易近人的談話中透露著誠懇。

充實自己參與民主

最後，我想以個人親身參與的經驗向同學提供一些校園民主模式，同學們平常應多充實自己，讓自己更有機會去參與，不希望只是憑著當時的一股直覺和衝動，而是要長時期地觀察、了解我們周遭社會、凝聚一道眞正有影響力、有實力的組織，不見得投票就代表了眞正的民主，而是著眼在上面與下面做適當的溝通與了解，基本上，這次的學生運動是成功的，縱然它的過程有著瑕疵，不盡完善之處，我相信，它不是個句點。（陳偲宜整理）

⇧晉見總統時，學生代表惦念著廣場上的這群同學，因而表現出令人爭議之行爲。

臺灣江時報


淡江時報社